

西聯邊境，涅墨西斯古堡莊園。

千年前，富可敵國的威廉·保羅·弗雷斯貝爾古，以古堡為中心修建了富麗堂皇的莊園。作為本家根據地，堡中收藏大量名家繪畫與雕塑，處處彰顯出弗雷斯貝爾古家族的富有。深夜，莊園寧靜祥和，澄澈月光在湖心凝結成鏡，一枚綠葉落下，將泛光的漣漪緩緩推向湖邊古老沉重的龐然巨影。

強風驟起，古堡中默默亮燈，一架小型飛機降落在停機坪。

「很晚了，你們都去休息吧。」

返回古堡的艾黛爾賈特聽完匯報，獨自坐在頂樓房間，仰視牆上歷代家主的肖像。

擁有千年歷史的古老貴族，曾經家道中落，並在神秘勢力幫助下再度崛起。

她掃過「中興之主」琉凱翁以及其後開始留下白髮肖像的家主，紫眸中燒著一股冷火。這股冷火在她低頭望向桌面時，無可避免地延燒到了自己。

桌上有只攤開的皮箱，裡面裝著面具、手套、黑色大衣、西裝襯衫與長褲，還有……

艾黛爾賈特面無表情地伸手到皮箱裡，掀出炎帝服裝下的一把手槍。

今天下午，炎帝——她在南島上開槍打傷了貝雷絲·艾斯納。

艾黛爾賈特握緊雙手，整齊漂亮的指甲深深陷進掌心，恨不得弄碎自己的手骨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這疼痛不及貝雷絲所受的萬分之一，對她傷勢也毫無幫助，只是一個人徒勞地疼痛而已。

「貝雷絲、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迫切地想要見到她，壓制滿腦子的混沌發出一則訊息後，祈禱般握著手機。

靜坐了一宿，等到天色泛白，終於收到回音。

『事情提前處理完了，我打算今天回家。妳呢？』

清晨，貝雷絲治療完從軍醫院出來，看見艾黛爾賈特凌晨發來的訊息，連忙回覆。

『抱歉，我剛拿回手機。』進醫院前被關機沒收了。『我的工作也結束了，現在要回去。』等了一會，艾黛爾賈特沒有再回。

貝雷絲坐在軍用運輸機上，反覆重看她以前的訊息，思考著兩人的未來。

剛開始跟艾黛爾賈特交往時，貝雷絲偶然注意到一段軍方影像紀錄中的炎帝，舉槍射擊前的習慣動作跟艾黛爾賈特很像，從此掛記在心。

這趟南島之行，貝雷絲直面炎帝，被開了一槍，也從炎帝的動作中肯定了自己的猜測。

艾黛爾賈特就是炎帝。

貝雷絲下了運輸機，心想艾黛爾賈特的這個秘密，現在也成了她的秘密。在鞏固兩人的關係前，必須先假裝不知情。

貝雷絲走近家門，準備解除門禁，家門忽然自己開了。

看見艾黛爾賈特主動來迎接，貝雷絲對她微微一笑：「妳好早到家。」

「嗯，莊園離這裡比較近……妳受傷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瞄向她被醫生用固定繭包覆的左手臂，皺了皺眉。

「小傷而已。」

貝雷絲伸長右臂摟住她，將臉埋到她肩窩。

輕輕呼吸朝思暮想了好幾天的氣息，感覺疼痛減緩不少。

「艾爾，我好想念妳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僵硬地站著，不瞭解她傷勢前，完全不敢碰她。

被她這麼貼身抱著，連呼吸都小心翼翼起來了。

「不用想念……我就在妳面前。」

「嗯，不用再想念，所以我才能說出口。」

貝雷絲閉上眼睛，隔著衣服輕蹭她的肩膀。

「不然會忍耐不住，馬上衝到妳身邊。」

蹭夠了，貝雷絲抬頭親了親她的臉頰，再覆住她雙唇，舌頭探入她口中，熱切地糾纏攪弄，想把分開這幾天的份全補回來。

右手反覆撫摸她的身體，吻著吻著探進衣服，直接碰觸她的肌膚。

貝雷絲長年握槍的手指有薄繭，摸得艾黛爾賈特舒服到全身發麻，心跳加快，呼吸漸重。胸前忽然一涼，身上襯衫被貝雷絲僅憑右手靈活地解開了。

「艾爾……我想妳好多天了……」

貝雷絲在她耳邊呢喃，手心覆到她乳峰上，連同內衣揉捏了兩下。

遮羞布是必須優先除去障礙，貝雷絲舔了舔她心口的薄膚，右手繞到她背後試圖解開束縛，卻遲遲無法成功。

貝雷絲抬眸望向艾黛爾賈特，後者明白她要什麼，紅著臉轉開眼眸，主動脫掉襯衫、解開內衣，將自己毫無保留地呈獻給她。

「呵呵。」

貝雷絲輕笑過後，低頭含住她的乳首吸吮，在持續不斷的挑弄中，整个人壓到了她身上。艾黛爾賈特突然聞到一股血味，愕然一看，貝雷絲左臂的固定繭整個被染紅了。

「教授、妳的傷……！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著迷地舔她舔個不停，沉浸在慾望中，毫無意義地應了一聲。

「等……先停一下、貝雷絲！」

艾黛爾賈特竭盡全力，總算是中止了戀人的求歡。

貝雷絲乖巧地坐在臥室床邊，讓重新披上衣服の艾黛爾賈特幫她清潔完傷口、在左臂注射治療劑，並再次啟動傷口旁的固定繭生成器。

「軍醫沒有建議妳住院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站在床前，再度閱讀醫囑跟所有藥劑說明。

醫囑上寫著要靜養三天，學院暑假本來就不上課，先進技術實驗室那邊也不用去了。

「有，不是必要的。」

貝雷絲看著固定繭の白絲再度覆滿左臂，慢悠悠地說。

「我在家也可以治療，不必佔用醫療人力。」

「嗯，這樣的話，我們暫時分開睡比較好。」

「!?」貝雷絲震驚地望著平靜提議の艾黛爾賈特。

「我是說，在妳傷癒之前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說邊整理貝雷絲帶回來的藥劑，仔細收回藥箱裡。

「軍醫說要靜養三天吧，這三天我們先分開睡。」

「……妳要在哪邊睡？」

因為家裡存放著一些機密，貝雷絲原先就沒打算讓外人拜訪，當然也沒規劃客房。

「沙發。」

她沒說要回她家睡，貝雷絲稍稍鬆了口氣。

「這三天妳好好養傷，需要動手的時候叫我就好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累了嗎？」艾黛爾賈特看出她面帶倦意。

「藥的關係。」貝雷絲閉上眼睛。「有點睏。」

「那就睡一下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服侍她躺下，幫她拉上棉被，準備離開時，貝雷絲睜開眼睛、握住她的手。

「陪我睡，好不好？」

艾黛爾賈特跟難得撒嬌的貝雷絲對望片刻，遲疑地點頭。

貝雷絲迫不及待地往後一挪，讓出她的床位。

「我坐床邊就……」

「躺下來陪我吧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心情複雜地陷入沉默，貝雷絲伸長右手，鏗而不捨地拍了拍身邊。

她只好依照貝雷絲的想法行動，一躺下來，貝雷絲立刻勾唇一笑。

「謝謝妳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溫柔地抬起她的手，湊到唇邊親吻。

珍惜的熱度傳遞到艾黛爾賈特心中，剎那間灼傷了她。

艾黛爾賈特還沒回應，貝雷絲似乎發現什麼，突然湊近她的手心。

「這幾天，你的手心受過傷？」她認真看了看，又仔細檢視另一手。「右手也是？」艾黛爾賈特不明白她怎麼發現的，半夜弄出來的小傷，用藥治療後已經恢復原狀了。至少，艾黛爾賈特自己是看不出來。

「怎麼傷到的？」

「不小心的。」艾黛爾賈特只能這麼回答。「不會再受這樣的傷了。」

貝雷絲沒有再問，只伸手摸了摸她的頭。

「要是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告訴我，我會跟妳一起想辦法解決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閉上眼睛，嗅著她的氣味，聽著她的聲音，接受她的關懷，這種感覺太舒服，再加上一晚沒睡，也跟著有點睏了。

「艾爾，妳也想睡了？」

「……嗯，我去客廳睡。」

艾黛爾賈特轉身要下床，卻被貝雷絲從後面輕輕抱住了。

她完全不用使力，艾黛爾賈特被她一抱就定住。

一方面怕掙扎會害她傷口裂開，一方面也是……貪戀她的接觸。

「一起睡吧。」

對於貝雷絲邊親吻耳畔邊提出的建議，艾黛爾賈特無法拒絕。

即使躺下後，發覺她開始不安份地舔咬自己，右手還悄悄探向自己下腹，也沒有抵抗。

為了不讓她傷勢加重，艾黛爾賈特奪走主導權，轉身坐在床上，脫去兩人的衣服。

低頭看著渴求自己的貝雷絲，緩緩伸手拂過雪白胴體，從視覺上刺激放大她的慾望。

而後，艾黛爾賈特熱情迎受貝雷絲的愛意，在喘息之間，溫柔地用自己填滿了她。